# 桯史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桯史

◀上一卷

卷四

下一卷▶

壽星通犀帶

德壽在北内，頗屬意玩好。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，時罔羅人間，以共怡顔。會將舉慶典，市有北賈，攜通犀帶一，因左瑞以進於内。帶十三銙，銙皆正透，有一壽星，扶杖立。上得之喜，不復問價，將以爲元日壽卮之侑。賈索十萬緡，既成矣，傍有瑞見之，從賈求金。不得，則擿之曰：「凡壽星之扶杖者，杖過於人之首，且詰曲有奇相。今杖直而短，僅至身之半，不祥物也。」亟宣視之，如言，遂卻之。此語既聞遍國中，無復售者。余按會要，開寶九年二月十九日，召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，其子惟濬射苑中，俶進御衣、金器、壽星通犀帶以謝。帶之著於前世者，僅此一見耳。

周夢與釋語

余里中士，每秋賦與計偕，貧不能行者，或仰給勸駕。嘉泰辛酉，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，垂滿矣，士有以故例請者，弗報。贄以啓，束裝而俟，又弗報，怒而索其贄。余適謁琴堂，坐間，夢與口占授劄吏復之曰：「伏承寵翰，見索長牋，愛莫能留，感而且駭。珠璣在側，固知酬應之難；筆研生塵，未免紓遲之咎。趙客有辭而取璧，楚人敢訝於亡弓。所恨具舟，已及瓜而代去，無由洗眼，觀奪錦之歸來。更冀恢洪，以基光大。」畢

緘，顧余作釋語曰：「予非摩訶薩埵，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。」余笑莫敢答，士擲其報章於門而去。閽者白之，曰：「正自乏楮君，就席以爲室間書庋。」無所問，里士不欲名。夢與老儒，自號牧齋，精史學，議論亹亹，起人意表，器局凝重，喜慍不形於色，獨微有卜商之短，仕終安豐倅云。

鄭廣文武詩

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，颶駛兵犀，雲合亡命，無不一當百，官軍莫能制。自號滾海蛟，有詔勿捕，命以官，使主福之延祥兵，以徼南溟。延祥隸帥閫，廣旦望趨府。羣寮以其故所爲，徧賓次，無與立譚者。廣鬱鬱弗言。一日，晨入未衙，羣寮偶語風簷，或及詩句，廣矍然起於坐曰：「鄭廣麤人，欲有拙詩白之諸官，可乎？」衆屬耳，乃長吟曰：「鄭廣有詩上衆官，文武看來總一般。衆官做官卻做賊，鄭廣做賊卻做官。」滿坐慚噱。章以初好誦此詩，每曰：「今天下士大夫愧鄭廣者多矣，吾儕可不知自警乎！」

九江二盜

吾鄉有周教授者，家太一觀前，畜犬數十，皆西北健種，晨紲昏縱，穿窬者無敢睨其藩。一日，起觀扃鑰有異，發笈空焉。亟集里正視驗，跡捕四出，杳莫知所從。居三日，始獲之。初，盜得貲分塗，一盜出蛇崗山，將如贛吉。晝日嘗過其下，見道傍梅有繁實，夜渴甚，登木而取之。有蛇隱葉間，傷其指，負傷而逃。至侯溪，則指幾如股矣，不能去，臥旅邸中。主人責炊，曰：「予無它藏，獨餘鋌銀，可斧而售。」既而無砧不可碎，歸之。盜又出囊珠，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，時德壽宮中貴人劉奭廬石耳峰下，持以求質。奭曰：「姑畀汝萬錢，詰朝歸汝餘金。」奭已聞周氏之盜，意疑其是，馳僕示之，曰：「吾家物也。」捕於邸，贓證一網而得，因以跡餘黨，如言無脫者。又有馬屠居城東，爲僞券亂眞，歲以其券售舒蘄間。得馬驢，驅以歸，　　於肆以粥，盡復出。人但見其驅至日多，售用日侈，莫疑其所自來。適黃有逋寇，黃陂之捕吏卽之，疑一夫焉，未察。夫實盜也，覺其意，入肆啜　　，坐而袒裼，自褫其巾，呶於衆，闋而出。捕者以其變服，弗之識也。訝其久，商於其徒曰：「吾目見其入，今暮矣，杳不再覿，是家非橐盜者乎！」遂偕入搜之，盜則逸去，而僞券之印楮簾臼，儼然皆存。因遂告之官。夫二盜之彰亦異矣：梅實偶然而藏虺，捕吏無心而得驗，天固以此啓之耶！抑稔慝當露，適因其所値耶！犬不能吠，詰之以繇，則曰：「是夕也，以豚蹄傅麻苧、雜草烏烹之，犬至輒投苧纏藥，噤無復聲者。」馬驢每至，賤賈而售，使門庭翕然嗔咽，旣非其所仰，益可肆於廉取，它日語人曰：「吾以薄取致厚訾，售之速耳，市人弗覺也。」此盜亦有道者歟！

## 葉少蘊内制

童貫以左璫幸大觀間。緣開邊功，建武康節鉞，公言弗與，而莫敢攖也。其三年二月，將行復洮州賞，石林葉少蘊在北門，微聞當遂爲使相，懼當視草，不能自免，出語沮之。蔡元長頗愧於衆論，丁酉鎖院，乃自檢校司空、奉寧節度，進司徒，易鎖鎮洮而已。少蘊黽勉奉詔，制出告廷，鄭華原素不樂少蘊，摘語貫曰：「葉内翰欺公，至託王言以寓微風。」貫問其故，華原曰：「首詞有云：『眷言將命之臣，宜懋旌勞之典』。凡今内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，則當曰『將命』；修一處寺觀，造數件服用，轉官則曰『旌勞』。公以兩府故事爲宣威，麻辭乃爾，是以黄門輩待公也。又其末云：『若古有訓，位事惟能，德因敵以威懷，於以制四夷之命，賞視功而輕重，是將明八柄之權。』尚書·周官分明上面有『建官惟賢』一句不使，卻使下一句，謂『公非賢爾』；『視功輕重』之語，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，不足直醲賞也。」貫初垂涎儀同，已大失望，聞之赬面，徑揖起歸，質諸舘賓，俾字字解釋而已。聽之。其言頗符，則大怒，泣訴於祐陵，納告榻上，竟不受。其年五月戊午，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，繼又落職，領洞霄祠。少蘊時得君甚，中以陰事，始克去之；華原意以軋異己，不知適以張閹宦之威也。少蘊自志其事，以余觀之，三公論道官，雖曰檢校，亦不若終沮以正之，均爲一去云。洞霄在中朝，從官常蒞之，不專以處宰執，南渡以後，乃不然也。

## 宣和御畫

康與之在髙皇朝，以詩章應制，與左璫狎。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，繪事特爲卓絶，上時持玩流涕，以起羹牆之悲。璫偶下直，竊攜至家，而康適來，留之燕飲，漫出以示，康紿璫入取淆核，輒泚筆几間，書一絶于上[1]，曰：「玉輦宸遊事已空，尚餘奎藻繪春風[2]。年年花鳥無窮恨[3]，盡在蒼梧夕照中[4]。」璫有頃出，見之大恐，而康已醉，無可奈何。明日伺間扣頭請死，上大怒，亟取視之，天威頓霽，但一慟而已。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鵲圖詩，曰：「玉繅宮扉三十六，誰識連昌滿宮竹。内苑寒梅欲放春，龍池水暖鴛鴦浴。宣和殿後新雨晴，兩鵲蜚來東向鳴。人間畫工貌不成[5]，君王筆下春風生。長安老人眼曾見，萬歲山頭翠華轉。恨臣不及宣政初，痛哭天涯觀畫圖。」盧溪、與之，雖非可倫擬者，第詳玩詩語，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。

## 乾道受書禮

紹興要盟之日，虜先約毋得擅易大臣。秦檜旣挾以無恐，益思媚虜，務極其至。禮文之際，多可議者，而受書之儀特甚。逆亮渝平，孝皇以奉親之故，與雍繼定和好，雖易稱叔姪爲與國，而此儀尙因循未改，上常悔之。乾道五年，陳正獻俊卿爲相，上一日顧問，欲遣泛使直之，且移騎兵於建康，以示北向。會歸正人侍旺未遣，虜屢以爲言，正獻恐召釁，執不可，亟奏曰：「臣早來蒙聖慈宣問遣使事，臣已略奏一二，此事臣子素所憤切，便當理會。屬今者有疑似之跡，彼必以本朝意在用兵，多方爲備。萬一先動，吾事力未辦，淮西城壁未集，今不若少遲。若專遣使，則中外疑惑，使者旣行，只宜便相聽許，猶爲有名，苟或未從，殊失國體，天下之人以爲陛下捨其大而圖其小也。適蒙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旨本末，今遣使不爲無辭。臣之愚見，欲姑俟侍旺事少定，或冬間因賀正使，遣王卞偕行，先與北館伴議論，言朝廷將遣泛使之意。或令殿上口奏，彼若許遣，則有必從之理；若其不許，犬羊豈可責以禮度，則臣願陛下深謀遠慮，磨萬以須，忍其小而圖其大。他時剪除醜類，恢復故疆，名分自正，國勢自強，在於今日，誠未宜計虛名而受實害也。臣淺陋愚暗，念慮及此，更乞宸衷少賜詳酌，天下幸甚。」上爲少止，而終以爲病。其秋，偕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，上密求顓對。時范石湖自南宮郎崇政説書，爲右史侍講，天意攸屬。明年，亟欲遂前事，且將先以陵寢爲詞，而使使者自及受書，以御札問正獻曰：「朕痛念祖宗陵寢，淪於腥膻，四十餘年，今欲特差泛使，往彼祈請，依巫伋、鄭藻例施行，卿意以爲何如？可密具奏來。」正獻復奏曰：「臣伏蒙中使宣降到御札，下咨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。顧臣淺陋，豈足上當天問，恭讀聖訓，不勝感泣。仰惟陛下焦勞萬機，日不暇給，規恢遠略，志將有爲。痛祖宗之陵寢未還，念中原之版圖未復，精誠所感，上通於天，天祐聖德，何功不成？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憤切，思以仰贊廟謨，爲國雪恥，恨不卽日掛天山之旆，勒燕然之銘。然而性質頑滯，於國家大事，每欲計其萬全，不敢爲嘗試之舉。是以前者留班面奏，亦以爲使者當遣，但目前未可，恐泄吾事機，以實諜者之言，彼得謹爲備。若鎭之以靜，遲一二年，彼不復疑，俟吾之財力稍充，士卒素飽，乃遣一介行李，往請所難；往反之間，又一二年，彼必怒而以師臨我，然後徐起應之，以逸待勞，此古人所謂應兵，其勝十可六七。夫天下之事，爲之有機，動惟厥時，孔子曰：『好謀而成。』使好謀而不成，不如無謀。臣之愚暗，安知時變，不過如向所陳，不敢改辭以迎合意指，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，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。疎狂直突，罪當萬死，惟陛下憐其愚而録其忠，不勝幸甚。」上不聽，正獻遂去國。范遷起居郎、假資政殿大學士、左太中大夫、醴泉觀使兼侍讀、丹陽郡開國公，爲祈請使以行。上臨遣之曰：「朕以卿氣宇不羣，親加選擇，聞外議洶洶，官屬皆憚行，有諸？」范封曰：「無故遣泛使，近於求釁，不執則戮，臣已立後，乃區處家事，爲不還計，心甚安之。」上色愀然曰：「朕不敗盟發兵，何至害卿？嚙雪餐氈或有之，不欲明言，恐負卿耳。」范奏乞國書，併載受書一節，弗許，遂行。虜遣吏部郎中田彦皐、侍御史

元顏温迓焉。范知虜法嚴，附請決不可達，一不泄語，二使不復疑。至燕，乃夜蔽帷秉燭，密草奏，具言他日北使至，欲令親王受書，其辭云云。大聽而朝，遂懷以入，初跪進國書，隨伏奏曰：「兩朝既爲叔姪，而受書禮未稱。昨嘗附元顏仲、李若川等口陳，久未得報，臣有奏劄在此。」縉笏出而執之，雍酋大駭，顧誶其宣徽副使韓鋼曰：「有請當語舘伴，此豈獻書啓處耶？自來使者未嘗敢爾。」厲聲令綽起者再三，范不爲動，再奏曰：「奏不達，歸必死，寧死於此。」雍酋怒，拂袖欲起，左右掖之坐。又厲聲曰：「教拜了去！」鋼復以笏抑范拜，范跪如初。雍酋曰：「何不拜？」范曰：「此奏得達，當下殿百拜以謝。」乃宣詔令納舘伴處。范不得已，始袖以下，望殿上臣僚往來紛然。既而，虜太子謂必戮之以示威，其兄越王不可而止。頃之，引見如常儀，歸，舘伴果宣旨取奏去。是日鋼押宴，謂范曰：「公早來殿上甚忠勤，皇帝嘉嘆，云可以激厲兩朝臣子。」范唯唯謝，廷議方殷。會夏國有任德敬者，乃夏酋外祖，號任令公，再世用事，謀纂其國，事敗而族。蜀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，爲夏人所獲，致之虜庭，雍酋益怒。范朝辭，遂令其臣傳諭詰之，范答以姦細之僞不可測。退朝而舘伴持眞書來，印文皦然可識。范笑曰：「御寶可僞，況印文乎！」虜直其詞，遂不竟。十月，范還，虜之報章有曰：「抑聞附請之辭，欲變受書之禮，出於率易，要以必從。」上於是知其忠勤，有大用意。後八年，迄參大政云。受書乃隆興以後盟書大節目，故備記其事特詳，當時尚他有廷臣謀議可參見，日月尚邇，惜乎其未盡聞也。

## 一言悟主

石湖立朝多奇節，其爲西掖時，上用知閤門事。樞密都承旨張説爲僉書，滿朝嘩然起爭，上皆弗聽。范既當制，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，笑不應，獨微聲曰：「是不可以空言較。」問者不愜，又嘩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，范亦不顧。既而廷臣不得其言，有去者，范詞猶未下。忽請對，上意其弗繳，知其非以説事，接納甚温。范對久將退，乃出詞頭納榻前，玉色遽厲。范徐奏曰：「臣有引諭，願得以聞。今朝廷尊嚴，雖不可以下擬州郡，然分之有別，則略同也。閤門官日月引班[6]，乃今郡典謁吏耳。執政大臣，倅貳比也。陛下作福之柄，固無容議，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，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，顧謂何耶！官屬縱俛首，吏民觀聽，又謂何耶！」上霽威沈吟曰：「朕將思之。」明日，説罷。後月餘，范匄去，上曰：「卿言引班事甚當，朕方聽言納諫，乃欲去耶！」既而范竟不安於位，以集撰帥靜江。明年春，説遂申命，實乾道八年也。悟主以一言之頃，理明辭正，雖不能終格，猶足爲公議立赤幟云。

## 蘇葛策問

東坡先生元祐中，以翰苑發策試館職，有曰：「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，懼百官有司，不舉其職，而或至於媮；欲法神考之勵精，恐監司守令，不識其意，而流入於刻。」左正言朱光延首摘其事，以爲不恭。御史中丞傅堯俞、侍御史王巖叟交章劾奏，一時朝議嘩然起。宣仁臨朝，爲之宣諭曰：「詳覽文意，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，非是議諷祖宗。」紛紛踰時始小定，旣而亦出守。紹聖、崇寧治黨錮言者，屢以藉口，迄不少置也。政和間，葛文康勝仲爲大司成，又發策私試，有曰：「聖上懋建大中，克施有政，忠恕崇厚，同符昭陵，綜覈勵精，遹追寧考，殆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。今欲嚴督責，肅逋慢，而無刻核之跡；隆牧養，流豈弟，而無姑息之過，諸生謂當如何？」其問今見丹陽集中[7]　。是時語忌最嚴，而無一人指疵之者，文康迄位法從，哀榮始終。二策問語意如一而禍福迺爾大異，是蓋有命也。

校勘記

↑ 書一絶于上:岳亦齋以此詩爲康與之作。按張正夫貴耳集・卷上、李霞川越縵堂讀書記均云此詩乃曾覿奉旨進祐陵林檎鸚鴿畫扇詩，並指出程史所記爲誤。

↑ 尚餘奎藻繪春風:張正夫貴耳集引此詩「繪」作「寫」。

↑ 年年花鳥無窮恨:張正夫貴耳集引此詩「恨」作「意」。

↑ 盡在蒼梧夕照中:張正夫貴耳集引此詩「夕」作「落」。

↑ 人間畫工:宋詩鈔・盧溪集鈔作「當時妙手」。

↑ 閤門官日日引班:集成本、學津本「日日」作「日月」。

↑ 丹陽集:底本原作「丹楊集」。按陳伯玉直齋書録解題・卷十八：「丹陽集，顯謨閣待制江陰葛勝仲魯卿撰。」今據嘉靖本、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